

復興崗學報

民96，90期，323-346

張籍詩中愛國觀之探研

傅慧淑

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 要

張籍（西元七六六~八三〇年）字文昌，是中唐有名詩人。本文將張籍四百餘首詩中，選出與愛國相關且具代表性的詩八十餘首為研究範疇，全文分為前言、張籍生平大要、張籍詩中的愛國觀、結論幾個部分研究。

張籍詩中的愛國觀，乃本論文研究重點。內容包括歌頌雄偉的戰功，勉勵崇高的志節，見從軍征戰之志節與辛苦，對權貴高官的諷諫與批評，對生民的悲憫和同情，諷喻宮廷皇室的奢靡，批評邊將的擅權與無能，反對求仙、迷信而誤國，歌頌賢相之功德以勵志，關心農民「棄農從商」等問題來探研。

關鍵字詞：張籍，中唐詩人，中唐詩，白鼉吟、野老歌，賈客樂。

A Study Of Patriotic Ideas Of Chang-Chi , s Poems

Assistence Professor Hui- shu Fu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Chang-Chi (766~ 830) , Was also known as wen-chang. He was a famous poet of Mid-Tan Dynasty. This composition, selected from the four hundred poems of Chang-Chi, includes patriotic ideas and important or representative poems, altogether over eighty poems.

The content of the composition, includes introduction, abstract about Chang-Chi,s background, and patriotic ideas of Chang-Chi,s Poems, and conclusion.

The patriotic idea of Chang-Chi,s poems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the composition also includes singing the great war successfu songs, encouraging higher ambition, seeing higher ambition and hard-working in military service. Criticizing ranking officials who have money and power, taking a pity or sorrow of people, criticizing luxury of the imperial court or the ruling house. Criticizing the wild soldiers who have so much power and have no abilities. Superstition or asking for the advice of God caused the loss of the country. Singing the virtue of prime minister, being concerned about the farmers who abandoned farming to be business men .

Key words : Chang-Chi, poet of Mid-Tan Dynasty, poems of Mid-Tan Dynasty, singing of a white turtle, singing of an old wild man , the happy of businessmen .

壹、前言

張籍（西元七六六~八三〇年）是中唐著名的社會寫實詩人，其詩風格清麗婉約，繼承了《詩經》及杜甫的寫實主義精神，對中唐社會的生民疾苦，描繪得周詳深入，亦有社會樂府詩人的稱譽。然而，因為仕途乖蹇，久居卑職，並且貧病交加，生活境遇，殊為可歎！自文學史之角度觀之可說是居於盛唐詩人杜甫和中唐詩人元稹、白居易之間的過渡橋樑。

盛唐時期，是唐詩最為光輝燦耀的時期，可謂仙聖爭耀、眾才薈萃，作品傑出，內容宏闊，才情洋溢；一方面也形成不同流派的詩，如邊塞派、田園自然派、社會寫實派、理想浪漫派等¹，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最久的君王。「開元之治」，是唐代繼貞觀之治後的第二個盛世，可惜後來因為唐玄宗寵愛楊貴妃，以至於荒怠朝政，且賞賜、揮霍無度，親小人而遠賢臣；加上玄宗好大喜功，不恤生民的疾苦，連年的征伐，使得民生經濟耗損；而將士生活的糜爛、腐化，乃因府兵制度被破壞，以致於藩鎮跋扈，擁兵擅權，各據一方，擴張勢力。天寶十四載（西元七五五年）終於發生安史之亂，直至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年），才平定亂事，國力耗損，民生凋敝，大唐帝國之盛世，已不復可見，而逐漸邁向衰敗的命運。在安史之亂前後，杜甫曾經寫了許多憂國憂民、可歌可泣的愛國詩作。邱燮友教授認為：「新樂府之實，起於杜甫；新樂府之名，始於白居易。」²葉慶炳先生認為：「自杜甫開社會寫實詩風以來，社會寫實詩作者日眾。然直接承繼杜甫寫實精神，而成為杜甫至元、白間之中堅作家者，乃是張籍。」³劉大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認為：《雲仙雜記》曰：「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唐馮贄撰，但《四庫總目》謂此書為宋王銍所偽託。）這一段故事記載，似乎有些誇張，但張籍對於杜甫的欽仰和對於杜詩的學習精神，是可信的。他有許多樂府詩的創作，和杜甫的精神相同，他所取的社會題材也很廣泛。白居易讀了他的作品，稱為「舉代少其倫」。姚合稱他的詩：「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都給他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文學應該描寫民生疾苦，應該具有嚴肅的態度。⁴可知張籍在中國詩學史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和貢獻。

¹ 詳見參見李曰剛著：《中國詩歌流變史》，（天津出版社印行，民國 76 年 2 月出版），頁 293~333。

² 見邱燮友註譯《新譯唐詩三百首》，三民書局，民國 79 年 8 月出版，頁 161。

³ 見葉慶炳著《中國文學史》上冊，中唐詩，第 17 講，臺灣書局，民國 76 年 8 月出版，頁 397。

⁴ 參見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展史》，華正書局，民國 80 年 7 月，頁 505。

張籍詩作的內容，包羅亦廣，具有社會寫實的精神，即懷有悲天憫人的胸懷，去觀察時勢，諷諫貪官，批評時政，同情生民等，歷來有關研究張籍詩歌的作品，大都以樂府詩及總論居多，如巫淑寧著《張籍及其樂府詩研究》⁵陳秀文著《張籍樂府詩研究》⁶，華忱之著〈略談張籍及其樂府詩〉⁷，楊長慧著〈張籍及其樂府詩〉⁸，蕭文苑著〈論張籍的樂府詩〉⁹，李建崑校注《張籍詩集校注》¹⁰等。以上所述專家學者，所研究的取向，大都以樂府詩及總論居多，對於張籍及其樂府詩的探研等方面，皆有相當大的學術貢獻；至於有關研究張籍詩中愛國觀的作品似不多，本文乃針對張籍詩之愛國觀為研究取向和範圍，至於以上所提諸位專家學者的作品，筆者亦詳研其內容，參考其思想，在此一併致謝！有關愛國的界定，何謂愛國詩？葉慶炳先生認為符合以下三原則中任何一條的詩歌，都可以稱為愛國詩：

- 一、表現對國家或國君的忠愛眷戀之情者。
- 二、敘述忠臣志士的愛國志行者。
- 三、描繪社會現象而旨在諷諭者。¹¹

李瑞騰先生在《詩心與國魂》一書中，認為從中國詩歌最原始的母胎《詩經》開始，我們就讀到許多詩人因國事而「我心憂傷」的詩，其中包括對昏君惡吏的諷諭，因國事傾頹而「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亡國者的悲吟，對於美政與衛國者的歌頌等四類。而這四類，也正好是《詩經》以降，愛國詩篇的四種基本型態。詩人或去國離鄉而心繫祖國，或基於愛國心，而以詩批評時政，或成了覆巢之下的碎卵而發為亡國者的悲吟，凡此皆可納入愛國詩的範疇。¹²

董金裕先生在〈中國詩歌中的愛國保種意識〉一文中，將愛國保種意識分為緬懷故國河山、歌頌英雄烈士、贊述偉烈事蹟、表達英勇氣概、闡發民族正氣等五點加以探討。¹³

⁵ 巫淑寧著《張籍及其樂府詩研究》，中興大學碩士論文，民國 86 年 6 月。

⁶ 陳秀文著《張籍樂府詩研究》，臺大碩士論文，民國 88 年 6 月。

⁷ 華忱之著〈略談張籍及其樂府詩〉，《文學遺產增刊》，1958 年，第七輯。

⁸ 楊長慧著〈張籍及其樂府詩〉，《大陸雜誌》，第二十八卷，第十一期。

⁹ 蕭文苑著〈論張籍的樂府詩〉，《遼寧師院學報》第 4 期，1980 年。

¹⁰ 李建崑校注《張籍詩集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華泰文化事業公司印行，西元 2001 年 8 月出版。

¹¹ 葉慶炳著〈何謂愛國詩？〉，見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幼獅文藝》第 45 卷，第 4 期，民國 66 年 4 月號，頁 38。

¹² 李瑞騰著《詩心與國魂》，（漢光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74 年 4 月 2 版），頁 9。頁 15。

¹³ 董金裕著〈中國詩歌中的愛國保種意識〉一文，見羅宗濤等著《中國詩歌》一書，王夢鷗審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民國 74 年 6 月出版），頁

筆者參考以上三位學者對愛國詩的意見，兼顧全文的周延，而將愛國觀的界定為：歌頌雄偉的戰功、勉勵崇高的志節、見從軍征戰之志節與辛苦、對權貴高官的諷諫與批評、對生民的悲憫和同情、批評邊將的擅權與無能、反對求仙、迷信而誤國、歌頌賢相之功德以勵志、關心農民「棄農從商」等問題，且各引詩例來探研，期望對此問題，能夠獲得通盤考察。

貳、張籍生平大要

張籍（西元七六六~八三〇年）字文昌，是中唐著名的詩人。先祖居於蘇州吳郡（今江蘇省蘇州市），後遷徙至和州烏江（今安徽省和縣馬江鎮）。《舊唐書·張籍傳》載：「性詭激，能為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¹⁴而《新唐書·韓愈傳》亦載：「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藉性狷直，嘗責愈喜博籥及為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者。…籍為詩，長於樂府，多警句。」¹⁵《唐才子傳》又載：「張籍…初至長安，謁韓愈，…一會如平生，愈力薦，為國子博士。然性狷直，多所責諷於愈，愈亦不忌之，時朝野名士皆與遊，如王建、賈島、于鵠、孟郊諸公集中，多所贈答，…與王司馬自成機杼，絕世獨立。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至元和中，暨元、白歌詩，為海內宗匠，謂之『元和體』，樂天贈詩曰：『張公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¹⁶由以上史傳資料所述，可略知張籍生平梗概。

張籍在唐德宗貞元十五年（西元七九九年）進士及第，元和元年（西元八〇六年）為太常寺太祝¹⁷。當時官運不順，久任太祝，遲滯不升¹⁸，後作過秘書郎、國子監廣文館助教、國子監廣文博士¹⁹、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等職。最後於太和二年（西元八二八年），擔任國子司業²⁰，傳世之作《張司業集》八卷

355~356。

¹⁴ 見《舊唐書·張籍傳》卷 160 下，列傳第 110 下，鼎文書局，民國 81 年 5 月出版，第 5 冊，頁 4204。

¹⁵ 見《新唐書·韓愈傳》卷 176，列傳第 101，鼎文書局出版，民國 81 年 1 月，第 7 冊，頁 5266~5267。

¹⁶ 參見元辛文房撰《唐才子傳》卷 5，楊家駱編，世界書局印行，民國 74 年 11 月 5 版，頁 90~91。

¹⁷ 見羅聯添《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張籍年譜》，台北：學海出版社，1986 年 7 月，頁 177、183。

¹⁸ 白居易詩曰：「獨有詠詩張太祝，十年不改舊官銜。」（〈重到城七絕句·張十八〉），見《白香山詩集》。

¹⁹ 見羅聯添《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張籍年譜》，台北：學海出版社，1986 年 7 月，頁 199。

²⁰ 轉引自李建崑校注《張籍詩集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華泰文化事業公司印行，西元 2001

²¹傳世。據《唐才子校箋·卷五·張籍》所考。張籍約生於唐代宗大曆元年（西元七六六年），約卒於唐文宗大和四年（西元八三〇年）²²。

張籍在元和三年前後，曾患眼疾而幾乎失明，故有「窮瞎張太祝」之稱。²³張籍歷經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等七朝，當時中唐正仍處於外患內亂不止的時代，簡而言之，是宦官專權、藩鎮割據、黨錮之禍、及外敵不斷入侵，而民不聊生的中唐時期，享年六十五歲，世稱「張水部」或「張司業」。

張籍秉性狷直，本著真誠心與朋友交往，不喜逢迎拍馬。即便對於曾提拔過他的韓愈，亦曾批評：「喜博筮及為駁雜無實之說」²⁴；對於白居易，亦不因為其官位的變遷而有親疏之分。他周圍的詩友很多，其中王建與他同齡、同窗，二人皆以樂府詩，著稱於後世。韓愈則為其「亦師亦友」之提拔恩人。張籍與白居易相處頗好，其餘如賈島、孟郊、元稹、劉禹錫、于鵠、裴度等人，都對其詩作，有相當重大的影響。

張籍身居寒門，生活清貧，仍勤於創作。其詩風清幽正直，思遠意精。

所以白居易稱讚他說：「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題張籍古樂府〉²⁵。韓愈也說他「名秩千品後，詩文齊六經。」〈題張十八所居〉²⁶。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籤》中引遯叟的話，認為張籍詩：「文章窮於用古，矯而用俗，如史、漢後六朝史之入方言俗語是也。籍、建詩之用俗亦然。王荊公題籍集云：『看是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凡俗言俗事入詩，較用古更難。」²⁷《張司業集》現存詩四百七十三首。

姚合〈贈張籍太祝〉曰：「野客開山住，鄰僧與米炊。…多見愁連曉，稀聞債盡時。」²⁸可以得知，他的生活靠借債度日，窮苦落魄的情況。他自己也說：

年8月出版，前序，頁1。

²¹ 見《新唐書·韓愈傳》卷176，列傳第101，鼎文書局出版，民國81年1月，第7冊，頁5267。

²² 轉引自李建崑校注《張籍詩集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華泰文化事業公司印行，西元2001年8月出版，前序，頁1。

²³ 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4冊，復興書局，民國81年1月出版，頁2240。孟郊曾贈詩〈寄張籍〉曰：「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爾珍，天子咫尺不得見，…」。

²⁴ 見清董誥奉敕編《全唐文及拾遺》第3冊，卷684，大化書局，民國76年3月出版，頁3146。曰：「願執事絕博筮之好，棄無實之談，宏廣以接天下士。…」

²⁵ 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4冊，復興書局，民國81年1月出版，頁2469。

²⁶ 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4冊，復興書局，民國81年1月出版，頁2021。

²⁷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見楊家駱編，世界書局印行，第3集，民國74年11月5版，頁56。

²⁸ 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4冊，復興書局，民國81年1月出版，頁2996。

「家貧常畏客，身老轉憐兒。」〈晚秋閑居〉²⁹。他甚至於因為「昨來官罷無生計」，而要「欲就師求斷穀方」，〈同韋員外開元觀尋時道士〉³⁰，除了貧窮之外，他又是一位「多病」的詩人。在貧病交加之下，仍然勤奮於創作，此等精神，亦令吾人欽佩！

參、張籍詩中愛國觀探研

張籍繼承陳子昂、杜甫的復古、諷諫之風及社會寫實精神，深入民間，感慨、諷刺時事，抒發憂國、憂民、愛國之情懷，亦曾寫出許多令人感動的愛國詩篇。本文以《全唐詩》中張籍的詩約四百六十餘首中，選出與愛國觀相關的，重要或具代表性的詩約八十餘首，為研究範圍，此外亦參考李建崑先生校注《張籍詩集校注》一書，有關張籍詩中的愛國觀探研。本節計分為歌頌雄偉的戰功、勉勵崇高的志節、見從軍征戰之志節與辛苦、對權貴高官的諷諫與批評、對生民的悲憫和同情、諷喻宮廷皇室的奢靡、批評邊將的擅權與無能、反對求仙、迷信而誤國，歌頌賢相之功德以勵志、關心農民「棄農從商」等方面來探研，茲析論如下：

一、歌頌雄偉的戰功

張籍詩中有關歌頌雄偉戰功的詩，如〈征西將〉³¹曰：

黃沙北風起，半夜又翻營。戰馬雪中宿，探人冰上行。
深山旗未展，陰磧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

此詩是描敘開元二年，克復碎葉城之事。在北風蕭瑟、黃沙瀰漫的邊塞，天氣寒冷，軍隊不堪於此屯駐，乃夜半移轉營地，「戰馬雪中宿，探人冰上行。」謂戰馬在雪中住宿，偵騎在冰上行走，描寫邊地人馬處於冰雪中之苦狀；「深山旗未展，陰磧鼓無聲。」描繪出隱密行軍之況。將軍隊分成幾道，勇猛攻擊敵軍，

²⁹ 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4冊，復興書局，民國81年1月出版，頁2281。以下引張籍詩，皆見於《全唐詩》第4冊，頁2263~2303。不一一列註。

³⁰ 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4冊，復興書局，民國81年1月出版，頁2299。

³¹ 參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4冊，復興書局，民國81年1月，頁2278。亦參見李建崑校注《張籍詩集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華泰文化事業公司印行，西元2001年8月出版，頁111。以下所引張籍詩，皆見於《全唐詩》第四冊，頁2263~2303。亦見於《張籍詩集校注》，頁2~629。不一一作註。

終於戰勝敵人，共同收復碎葉城。

由上詩可見征戰之苦，尤其在黃沙遍揚或冰天雪地的塞外戰場，更見將士們的心酸、痛苦和忍耐的意念，最後終於戰勝敵人，收復碎葉城，亦是令人快慰之事！

又如〈將軍行〉曰：

彈箏峽東有胡塵，天子擇日拜將軍。蓬萊殿前賜六纛，
還領禁兵爲部曲。當朝受詔不辭家，夜向咸陽原上宿。
戰車彭彭旌旗動，三十六軍齊上隴。隴頭戰勝夜亦行，
分兵處處收舊城。胡兒殺盡陰磧暮，擾擾唯有牛羊聲。
邊人親戚曾戰沒，今逐官軍收舊骨。磧西行見萬里空。

此詩描寫將軍立志征胡，奮戰弑敵，因公棄家之事。³²詩意謂在甘肅平涼縣西，有胡人入侵，天子擇取吉日，封賜將軍榮銜。應敵而出征，在蓬萊殿前賜六面旌旗，率領宮中的禁衛軍為部隊；「當朝受詔不辭家，夜向咸陽原上宿。」描敘江軍受詔拒敵之速，承命之後，竟「不辭家」而奔赴戰場，「戰車彭彭旌旗動，三十六軍齊上隴。」比喻軍容的雄武及壯盛聲勢，「隴頭戰勝夜亦行」至「擾擾唯有牛羊聲」四句，謂日夜不停與敵人作戰，且所戰皆捷，殺盡胡兒，使陰冷的沙漠，只剩下「擾擾」的牛羊聲。戰後見沙漠呈現一片空曠景象，幕府亦奏出將軍的戰功！清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云：「張〈將軍行〉敘戰勝後曰：『擾擾唯有牛羊聲』…張之傳寫入微。」³³

詩中將軍公而忘私，欲求早日戰勝敵軍的英勇奮戰精神，實令人崇仰和敬佩！

另如〈漁陽將〉曰：「塞深沙草白，都護領燕兵。放火燒奚帳，分旗築漢城。下營看嶺勢，尋雪覺人行。更向桑乾北，擒生問磧名。」詩中亦將漁陽將率領燕兵，和奚族英勇奮戰的氣節和功勳，描繪出來。末二句有勉勵與敵奮戰的意思！

二、勉勵崇高的志節

張籍詩中有關勉勵志節的詩，如〈贈趙將軍〉曰：

³² 參見袁宙宗選注《愛國詩詞選》，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12月，頁211。

³³ 轉引自李建崑校注《張籍詩集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華泰文化事業公司印行，西元2001年8月出版，頁66。

當年膽略已縱橫，每見妖星氣不平。身貴早登龍尾道，
功高自破鹿頭城。尋常得對論邊事，委曲承恩掌內兵。
會取安西將報國，凌煙閣上大書名。

詩意謂趙將軍當年富膽識、無忌憚，每次見到叛逆之徒造反，就會氣憤不平。「身貴早登龍尾道，功高自破鹿頭城。」二句，說明他的地位和功勳之高。平常與皇帝對論邊塞事務，自己本是戎馬倥傯中，勳業彪炳的一名大將，現在卻委曲承恩掌禁衛軍，希望能早日取得安西，以達報國之志。詩中將趙將軍的膽略、氣節及戰功描繪出來。一方面更積極鼓勵他，早日完成使命和任務，將圖像、大名陳於凌煙閣上，此乃無上之光榮！

又如〈送防秋將〉曰：

白首征西將，猶能射戟支。元戎選部曲，軍吏換旌旗。
逐虜招降遠，開邊舊壘移。重收隴外地，應似漢家時。

唐朝時，在秋收季節時，北方異族經常寇邊，朝廷常有防秋之舉³⁴。此首詩乃張籍贈送給防秋將的詩。詩意謂防秋將雖已白髮，仍然能夠射戟，主將選部隊，軍吏亦換防，末四句「逐虜招降遠，開邊舊壘移。重收隴外地，應似漢家時。」乃勉勵防秋將，好似漢朝名將一般，驅逐虜人，開拓邊疆，早日收復隴右，建立輝煌戰功。

如此勉勵志節和立功的詩篇，又如〈送李僕射愬赴鎮鳳翔〉曰：「由來勳業屬英雄，兄弟連營列位同。先入賊城擒首惡，盡封筦庫讓元公。…天子新收秦隴地。故教移鎮古扶風。」又如〈寄宋景〉云：「今君獨在征東府，莫遣功名屬別人。」又如〈少年行〉曰：「遙聞虜到平陵下，不待詔書行上馬。斬得名王獻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不為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再如〈送遠使〉曰：「為問征西將，誰封定遠侯。」以上詩句，皆為勉勵從軍征戰志節，以達光復國土，立功塞外的目地和職責。

三、見從軍征戰之志節與辛苦

張籍詩中有關見征戰之志節與辛苦的詩，如〈從軍行〉曰：

³⁴ 轉引自李建崑校注《張籍詩集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華泰文化事業公司印行，西元 2001 年 8 月出版，頁 113。《唐書·陸贄傳》：「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是謂防秋」

孤心眠夜雪，滿眼是秋沙。萬里猶防塞，三年不見家。

在此詩中描寫出軍士鎮守邊塞的志節與艱辛，詩意謂懷著一片孤寂的心，在塞外飄著寒雪的深夜中入眠，舉目所望是塞外大漠中的秋沙。離家雖隔達萬里遠，為了達成防塞克敵之重責大任，已經三年未返家了。亦見軍士艱苦卓絕的鬥志。

又如〈老將〉曰：

鬢衰頭似雪，行步急如風。不怕騎生馬，猶能挽硬弓。
兵書封錦字，手詔滿香筒。今日身憔悴，猶誇定遠功。

在詩中描寫老將老當益壯，雖然已髮白鬢衰，仍然急步如迅風，他不怕騎未馴服的野馬，身手矯健，仍能手挽硬弓。「兵書封錦字，手詔滿香筒。」二句謂天子對其寵愛有加，「今日身憔悴，猶誇定遠功。」謂將軍雖已老邁，仍然不忘記誇耀當年像定遠侯班超般，立下了安邦定遠之功勞！

詩中將老將英姿煥發的身影，栩栩如生的描繪出來。亦可想見老將曾在沙場上的英勇志節及汗馬功勞。

四、對權貴高官的諷諫與批評

張籍詩中有關對權貴高官的諷諫與批評的詩，如〈猛虎行〉曰：

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向晚一身當道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空谷，雌雄上山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村，長向村家取黃犢。五陵年少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迹。

中唐時代，權貴與高官的貪腐、無能，藩鎮亦跋扈、囂張，目中無人，使得人民遭受迫害、欺侮。在張籍詩中，亦對當時政治腐敗情形，提出諷諭與批評。詩中描寫猛虎的跋扈、囂張、兇狠和貪心，暗喻高官、權貴兇狠的形態。「向晚一身當道食，山中麋鹿盡無聲。…長向村家取黃犢」，描繪猛虎在黃昏時候，出林中尋找食物，山中麋鹿，都畏懼不敢出聲。猛虎並向村家奪取黃犢。暗喻地方當權者的霸道、野蠻，人民在當權者的殘害和逼迫下，噤若寒蟬的悲慘景況。末尾兩句，乃指五陵年少，雖有射虎之力，卻「空來林下看行迹。」不敢射虎，可知老虎的兇猛、無情。這一首詩，以猛虎為譬，暗諷唐代某些權貴或高官的兇狠

可怕。亦暗諷那些管理社會治安的朝廷官員，畏首畏尾，未能善盡職責和發揮實效。

在明·周敬、周珽《唐詩選脈會通評林》中言：

顧璘曰：起語好，有諷。周珽曰：國有大害，憑威猛以肆毒，而畏縮養奸者，徒徇名位，罔所剪除，讀經豈不赧然？³⁵

黃白山評：

張詩亦似為權門勢要傾害朝士之喻，非徒咏猛虎而已。³⁶

由上可見周珽對「畏縮養奸者，徒徇名位」的諷刺。而黃白山認為「似為權門勢要傾害朝士之喻」，由上亦可得知，唐代權貴門閥的專橫無理，殘害生民或加害朝士的劣行，是值得大家口誅筆伐的！

張籍在〈沙堤行呈裴相公〉中又曰：

長安大道沙為堤，早風無塵雨無泥。宮中玉漏下三刻，朱衣導騎丞相來。路傍高樓息歌吹，千車不行行者避。街官閭吏相傳呼，當前十里惟空衢。白麻召下移相印，新堤未成舊堤盡。

由上詩中，我們可見當時宰相裴度上朝的威儀，有朱衣前導，路旁歌吹停止，行人躲避，千車停駛，威風八面，似乎與〈猛虎行〉中，所描寫猛虎的凶橫，景況類同。又在〈傷歌行〉中曰：

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繫御史府。出門無復部曲隨，親戚相逢不容語。辭成謫慰南海州，受命不得須臾留。身著青衫騎惡馬，東門之外無送者。郵夫防吏急喧驅，往往驚墮馬蹄下。長安里中荒大宅，朱門已除十二戟。高堂舞榭鑠管絃，美人遙望西南天。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八曰：「此為楊憑貶臨賀尉而作。憑為京兆尹，廣

³⁵ 轉引自李建崑校注《張籍詩集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華泰文化事業公司印行，西元 2001 年 8 月出版，頁 27。

³⁶ 轉引自李建崑校注《張籍詩集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華泰文化事業公司印行，西元 2001 年 8 月出版，頁 28。

續姬妾，築地逾制，為人糾劾貶之。」³⁷陳注：「詩意有所諷，蓋令夸奪者，知所警惕。」³⁸詩中對楊憑被貶官定罪時的潦倒境遇，描寫得甚為詳實，比較起他過去曾為京兆尹，顯赫、奢靡的過往行事，使人不得不喟歎，吾人亦能從詩中領悟一些做人道理和經驗，並可達惕勵社會之效。

在張籍詩作中，描寫權貴、高官迫害人民的作品，從各種角度去分析，亦可見張籍對當時社會的關心及悲天憫人的胸懷！又如〈牧童詞〉曰：

遠牧牛，遶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飢鳥啄牛背，令我不得戲壟頭。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犢時向蘆中鳴。隔堤吹葉應同伴，還鼓長鞭三四聲。牛群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

唐朝自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內亂不止。官吏藉故軍事上的需求，奪取或殺害民間牛隻，是經常的事。張籍在詩中，藉著牧童對牛群的警告話語：「牛群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表達出人民對官府的懼怕，及反抗思想。張籍亦間接表示反對官府的強奪行為。又如〈雀飛多〉與〈朱鷺〉曰：

雀飛多，觸網羅，網羅高樹顛。汝飛蓬蒿下，勿復投身網羅間。
粟積倉，禾在田，巢在雛，望其母來還。（〈雀飛多〉）
翩翩兮朱鷺，來汎春塘栖綠樹。羽毛如翦色如染，遠飛欲下雙翅斂。避人引子入深塹，動處水紋開灩灩。誰知豪家網爾軀，不如飲啄江海隅。（〈朱鷺〉）

詩中以「網羅」比喻官府的嚴威統治，雀、朱鷺，乃比喻求生無路的生民，張籍的關心生民之心，亦在詩中表露無遺。

五、對民生的悲憫和同情

張籍詩中有關對生民的悲憫和同情的詩，如〈江村行〉、〈白鬣吟〉、〈野老歌〉、〈賈客樂〉、〈促促詞〉、〈山頭鹿〉、〈樵客吟〉、〈採蓮曲〉、

³⁷ 轉引自李建崑校注《張籍詩集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華泰文化事業公司印行，西元 2001 年 8 月出版，頁 55。

³⁸ 轉引自李建崑校注《張籍詩集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華泰文化事業公司印行，西元 2001 年 8 月出版，頁 55。

〈築城詞〉等，茲分析如下：

唐朝實行「兩稅法」，官府之舞弊、營私，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即如白居易〈重賦〉曰：「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³⁹。《新唐書》亦曰：「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⁴⁰由於官吏的橫徵暴斂，使人民的生活更困苦。如〈野老歌〉曰：

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張籍在詩中，描寫老農貧困無食，上繳官倉化為泥土，以及商人奢華生活的描繪，形成貧富不均的現象，反映出農民在官家重稅的壓力下，過著窮困的生活。末兩句，「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以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彰顯貧富不均的問題。《木天禁語》曰：

要訣在於反本題結，如〈山農詞〉，結卻用「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是也。又有含蓄不發結者…⁴¹

全詩像一個未說完的事件，讀後令人回味無窮，詩裡行間，亦表現出張籍懇摯的憂世之情。這首詩自始至終，沒有半句議論，卻愛憎分明，達到「詩人感物，聯類不窮，…以少總多，情貌無遺」⁴²的境地。

詩中敘述清晰，借著「老農家貧在山住」與「西江賈客珠百斛」形成不同的對比，使人去體會詩中所蘊含的深意，使詩作亦顯得格外含蓄、有味。〈野老歌〉亦可說是繼承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對比、寫實精神。

又在〈山頭鹿〉中曰：

山頭鹿，雙角芟芟尾促促。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早日熬熬烝野岡，禾黍不收無獄糧。縣家惟憂少軍食，誰能令爾無死傷。

³⁹ 參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4冊，復興書局，民國81年1月，頁2480。

⁴⁰ 見《新唐書》卷52，志第42，食貨2，鼎文書局出版，民國81年1月，第2冊，頁1358。

⁴¹ 見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藝文印書館，民國80年9月，頁481。

⁴² 見梁劉勰撰《文心雕龍注·物色篇》卷10，清黃叔琳注，紀昀評，世界書局，民國73年4月版，頁161。

此詩描寫了農民在苛稅重賦下的慘痛際遇，詩以山頭鹿起「興」，並寫出農民因交不出租稅，而被官府囚禁的社會現象，反映出當時租稅的繁重，批評當時酷吏催逼租稅的殘忍與凶暴情形。「縣家惟憂少軍食，誰能令爾無死傷。」這是一般百姓最深刻的感傷，也是農民最真實的痛苦！此外如〈促促詞〉等，也是描寫人民在租稅的逼破下，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

除了賦稅苛重之外，人民還得承受著繁重、艱苦的徭役。張籍樂府詩中，另有代表人民徭役之苦的詩，如〈築城詞〉曰：

築城處，千人萬人齊把杵。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鞭催作遲。
來時一年深碛裏，盡著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休杵聲，杵聲未盡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

此首詩用秦代士卒修築長城的古老題材，「引古諷今」，揭發出中唐時代社會的黑暗與人民的不幸。全詩鋪敘出築城之苦及築城夫累死的悲慘。其敘事簡潔，並對人物作了細微的刻劃。「力盡不得休杵聲，杵聲未盡人皆死」，將人民的怨憤痛苦，描繪出來。「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直接向當時的執政者，提出抗議，亦強烈表達了諷刺之意。張籍在詩中，描述出築城夫的悲慘遭遇。其批判的理念，蘊含在客觀的敘述中。

又如〈樵客吟〉：「上山採樵選枯樹，深處樵多出辛苦。…日西待伴同下山，竹擔彎彎向身曲。共知路傍多虎穴，未出深林不敢歇。村西地暗狐兔行，稚子叫時相應聲。」詩中描寫樵夫採樵生活之辛勞，入深山採樵，伐木聲坎坎，樵夫的艱辛，從文字間，自然流露。末章曰：「採樵客，莫採松與柏。松柏生枝直且堅，與君作屋成家宅。」詩末所描敘的目的好像很小，卻是實在的理想。「與君作屋成家宅」即是貧窮人民的希冀與安慰。張籍經常寫出一種看來很微小，但是卻很實在和具體的希望。《詩鏡》曰：「七古欲語語生情，自張、王始為此體，盛唐人只寫得大意。」⁴³可知張籍、王建在中唐七古詩中，能自然流露深摯感情，這亦是他們的詩作，難能可貴之處。

又如〈江村行〉，將田家所經歷的種種辛苦，表現出來，曰：

南塘水深蘆筍齊，下田種稻不作畦。耕場磷磷在水底，短衣半染蘆中泥。田頭刈莎結爲屋，歸來繫牛還獨宿。水淹手足盡爲瘡，山虬逸衣飛撲撲。……

⁴³ 轉引自李建崑校注《張籍詩集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華泰文化事業公司印行，西元 2001 年 8 月出版，頁 436。

結尾亦以田家的希望：「一年耕種長苦辛，田熟家家將賽神。」作為結論，就是這點稀微末小的希盼，安慰著辛苦耕作的農民。

再如〈白鼃吟〉中，曰：

天欲雨，有東風。南溪白鼃鳴窟中。六月人家井無水，夜聞鼃聲人盡起。

詩中將人民久旱望雲霓的心情，刻畫得十分生動，尤其「六月人家井無水，夜聞鼃聲人盡起」兩句，描繪出久旱盼雨時的興奮情況，更描寫出人民從憂慮中，驟然間轉向充滿希望的快樂的時光。

張籍在詩中，經常表達出農民的痛苦、希望，使人可感受到，農民於生活安適以外，已無更高的奢欲。張籍只是客觀地鋪敘事實，或者藉著詩中人物的對話或自白，以俗事、俗語入詩，卻涵義深遠，蘊意深長。

六、諷喻宮廷皇室的奢靡

安史之亂後，大唐皇室由昇平盛世，逐漸步向衰亡。而王室內部，仍然酣歌豔舞。君主貪圖享樂，縱情聲色，生民塗炭，張籍亦在詩作中，表達了諷諫君之意。如〈吳宮怨〉曰：

吳宮四面秋江水，江清露白芙蓉死。吳王醉後欲更衣，座上美人嬌不起。
宮中千門復萬戶，君恩反復誰能數。君心與妾既不同，徒向君前作歌舞。
茱萸滿宮紅實垂，秋風嫋嫋生繁枝，姑蘇臺上夕燕罷。它人侍寢還獨歸。
白日在天光在地，君今那得長相棄。

詩中借一個吳宮嬪妃的哀怨，諷刺吳王夫差戰勝越國後，驕縱淫逸而沈溺酒色中的舊事，即暗指唐宮中的腐朽生活。張籍以古諷今，寫出了宮女的痛苦和不幸，並表達她們的不滿與憤怒，亦諷刺君王，擁有眾多嬪妃，耽逸後宮，而荒廢朝政之事。

在〈烏棲曲〉中，又曰：

……吳姬採蓮自唱曲，君王昨夜船中宿。
此乃諷刺君王耽湎於聲色酒飲的頹廢生活中。

在〈楚妃歎〉中，也是用古諷今，張籍藉著楚妃之怨歎，諷諫君王，荒廢於遊獵而不理國政，詩曰：

湘雲初起江沈沈，君王遙在雲夢林。江南雨多旌戟暗，臺下朝朝春水深。
章華殿前朝萬國，君心獨自終無極。楚兵滿地兼逐禽，誰用一身騁筋力。
西江若翻雲夢中，麋鹿死盡應還宮。

詩的末四句，描寫君王流連忘返於遊獵生活中，歷歷在目。在〈宮詞〉第一首中，也提到「白日君王在內稀」，君王縱情於郊外狩獵，直到「薄暮千門臨欲鎖」之時，才回宮。

〈楚宮行〉雖寫楚宮，實際上仍是藉古諷今，詩中委婉地揭露出唐朝王室的奢靡生活，詩曰：

章華宮中九月時，桂花未落紅橘垂。江頭騎火照輦道，君王夜從雲夢歸。
霓旌鳳蓋到雙闕，臺上重重歌吹發。千門萬戶開相當，燭籠左右列成行。
下輦更衣入洞房，洞房侍女盡焚香。玉階羅帷微有霜，齊言此夕樂未央。
玉酒湛湛盈華觴，絲竹次第鳴中堂。巴姬起舞向君王，迴身垂手結明璫。
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夜飲酒。

張籍在詩中，用「章華宮」、「紅橘垂」、「霓旌鳳蓋」、「玉階羅帷」、「輦道」、「侍女」、「巴姬」、「玉酒」、「華觴」等字詞，描寫出宮中豪華奢靡的生活，「臺上重重歌吹發。千門萬戶開相當」，「下輦更衣入洞房，…齊言此夕樂未央。」將楚王狂歡時的盛況和淫樂，描繪出來。並在末兩句「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夜飲酒。」以諷刺筆法，表達出對皇室驕奢淫逸的諷諫與慨歎。

唐代君王的驕奢，更表現在對農民的剝削上，如〈洛陽行〉曰：

洛陽宮闕當中州，城上峨峨十二樓。翠華西去幾時返，梟巢乳鳥藏蟄燕。御門空鎖五十年，稅彼農夫修玉殿。六街朝暮鼓鼙鼙，禁兵持戟守空宮。百官月月拜章表，驛使相續長安道。上陽宮樹黃復綠，野豺入苑食麋鹿。陌上老翁雙淚垂，共說武皇巡幸時。

安史之亂後，皇上不再巡幸洛陽城。雖然「御門空鎖五十年」，但卻「稅彼農夫修玉殿」，使得在安史之亂中，遭到破壞的洛陽城殿，仍然豪華，亦派令官員看管「空宮」。一個空宮，尚且如此，而長安宮室的奢華，耗費人力之眾，也

就可想而知了。

七、批評邊將的擅權與無能

中唐時代，吐蕃連年興兵，攻擊擾亂唐地，掠縣奪州。代宗廣德元年（西元763年），河西隴右之地，全陷於吐蕃。德宗建中四年（西元783年）與吐蕃訂定清水之盟，喪失了大片土地。⁴⁴然而，張籍是位關心時事和社會問題的詩人，對於割地以求姑息苟安的投降政策，作了有力的批評，如〈涼州詞〉第一首曰：

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無數鈴聲搖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

此詩描寫邊城的冷清和荒蕪，首兩句描寫在邊城涼州所見的景物，並點出時間、天候、地方、季節。詩人由景抒情，以雨景陪襯出作者抑鬱不滿的情思。在這種悲情之下，張籍描繪出「絲綢之路」的景況，由景物描寫再擴及人事，「無數鈴聲搖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意謂無數駝鈴在沙漠上飄響著，使詩人的想像距離與空間，在廣闊浩渺的沙漠中奔馳，想到國運頹敗，想到綿長通往安西的「絲路」，駝隊仍然拖著白練蜿蜒而行，但安西卻已淪陷於異域。一方面表達出安西被佔據、絲綢被搶奪之傷感；另一方面則指責政府昏懦無能、國土被淪陷之痛。其語調哀傷、心情悲慟。

唐代河隴失守，並非吐蕃強盛，主要是邊將的貪暴無度與顛預無能，各個部落背叛，人民無法生存，只好放棄土地，輾轉向東遷移。早期，吐蕃侵略中原，目的是強奪財物，俘擄人畜，並不佔據疆土。邊城將領不但不與吐蕃作戰，卻在吐蕃退走後，謊報邀功，假稱已驅敵出塞，要求獎賞。如此不誠信的邊將，想要收復失地，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張籍在〈涼州詞〉第二首，即直接諷刺此事，詩曰：

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此首詩比前首（〈涼州詞〉第一首），更具諷刺性，全詩以昂揚之情，先從當地風物詠起：唐朝與吐蕃的交界處—鳳林關裏，流水無情，草木無知，年年春去秋來，如今已過六十年了。詩的前兩句，字面上是寫景，但實為言事。涼州從代宗初年（西元762年）失陷，到詩人寫此詩（西元824年）時，逾六十年，已

⁴⁴ 參見《舊唐書》卷196下，鼎文書局，民國81年5月出版，頁5247。

淪為異土。但詩中不明說此原因，而以荒涼景色暗喻，藉景言事。然而，國土為何淪陷這般久？邊境人民陷溺於災難中，亦如此深！詩人由衷慨歎，並憤怒斥責！最後兩句，揭露出自涼州失陷後，唐王朝不願進取，邊將亦辜負重恩，不願光復失地。張籍的〈涼州詞〉，顯現出中唐時期，政局和國力的衰頹不振，張籍懷著還我國土的願望及哀傷時局的心情，寫下此詩。在〈出塞〉中曰：

秋塞雪初下，將軍遠出師。分營長記火，放馬不收旗。月冷邊帷濕，沙昏夜探遲。征人皆白首，誰見滅胡時。

於此首詩中，描述將領，殆忽職責，軍紀散漫，不重邊防，空食君粟。「分營長記火」，謂暴露軍情，顯現目標，亮火執杖，何能用兵？「放馬不收旗」，謂軍紀混亂，毫無約束，如何擔負重任？將領如果廢馳軍事，無能邀功；兵士軍紀散亂，不願拼死作戰。這種軍隊，面臨強敵，必然沒有戰功。結尾兩句：「征人皆白首，誰見滅胡時。」張籍在詩中，亦對邊將提出不滿的批評。

八、反對求仙、迷信而誤國

大唐王朝的天子尊崇道教為國教，自稱屬老子的後裔，掀起服食丹藥及求仙的風氣，曾在唐代社會風行一時，上自君皇，下至百姓，連公主及婦女，亦進道院為女道士。一般仕人，亦以隱居修道，作為追求仕官的最終路途。張籍的〈求仙行〉，目的乃在以古諷今，曰：

漢皇欲作飛仙子，年年採藥東海裡。蓬萊無路海無邊，方士舟中相枕死。招搖在天迴白日，甘泉玉樹無仙實。九皇真人終不下，空向離宮祠太乙。丹田有氣凝素華，君能保之昇絳霞。

詩中描寫漢武帝在甘泉宮求仙的故事，以「甘泉玉樹無仙實，九皇真人終不下」，諷刺求仙的荒唐、愚昧和費時、誤國。或即針對唐憲宗晚年，喜服食藥石，誤信道士，執意求仙，終至死亡的下場，⁴⁵有感而發。詩的結尾兩句：「丹田有氣凝素華，君能保之昇絳霞」，認為皇上若能調生攝息，反求於己，則必健康長壽。張籍亦在〈學仙〉中，將學仙之荒誕騙人之術，揭露出來，曰：「求道慕靈異，不如守尋常。先王知其非，戒之在國章」。諷刺後代君王，若迷信、沉湎於

⁴⁵ 教育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主編，李宗侗、夏德儀等校註《資治通鑑今註》第11冊，卷第241，唐紀57，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民國67年8月，頁193。曰：「（憲宗元和十五年）上服金丹，多躁怒，…暴崩於中和殿。…」

求仙之路，將有滅國及喪生之痛。

其餘尚有張籍歌頌賢相之功德以勵志的詩，如〈董公詩〉曰：

誰主東諸侯，元臣隴西公。旌節居汴水，四方皆承風。
在朝四十年，天下誦其功。相我明天子，政成如太宗。
東方有艱難，公乃出臨戎。單車入危城，慈惠安群兇。
公謂其黨言，汝材甚驍雄。爲我帳下士，出入衛我躬。
汝息爲我子，汝親我爲翁。眾皆相顧泣，無不和且恭。
其父教子義，其妻勉夫忠。不自以爲資，奉上但顛顛。
公衣無文采，公食少肥濃。所憂在萬人，人實我寧空。
輕刑寬其政，薄賦弛租庸。四郡三十城，不知歲饑凶。
天子臨朝喜，元老留在東。今聞揚盛德，就安我大邦。
百辟賀明主，皇風恩賜重。朝廷有大事，就決其所從。
海內既無虞，君臣方肅雍。端居任僚屬，宴語常從容。
翩翩者蒼鳥，來巢於林叢。甘瓜生場圃，一蒂實連中。
田有嘉穀隴，異畝穗亦同。賢人佐聖人，德與神明通。
感應我淳化，生瑞我地中。昔者此州人，但矜馬與弓。
今公施德禮，自然威武崇。公其共百年，受祿將無窮。

董公為唐德宗時的賢相，即指董晉。其為人，勤政愛民，忠厚儉樸，仁風普及，四海承風，且曾協助朝廷，平定藩鎮之亂。從詩中「朝廷有大事，就決其所從。...端居任僚屬，宴語常從容。」至「今公施德禮，自然威武崇。」等內容觀之，知他的確是一位賢能有為又能輔君、安民、消除動亂的宰相，故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曰：「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⁴⁶

另如張籍的〈賈客樂〉將商人年年逐利的富裕生活，與農民終年辛勤勞動，卻難以維生的境遇，作了強烈的對比。詩的末四句曰：

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寧爲販寶翁。

詩中寫出農民因苛捐雜稅之重，寧願「棄農從商」。張籍在詩中也以不合理的、反常的願望，表現人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思想、感情。而這「棄業寧爲販寶翁」就是反常的心理，真實地反映出農民生活的艱苦和從商以避稅的心態。唐朝中葉「賈雄農商」的社會現象，即商賈逐利暴富與農民窮困潦倒的情況。在《漢

⁴⁶ 參見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四冊，復興書局，民國 81 年 1 月，頁 2469。

書·食貨志》中，晁錯曾曰：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⁴⁷

隨著時代更迭，雖然相隔久遠，張籍與曹晁所面臨的「賈雄農商」的社會問題，仍然如此相似。但是，這亦是社會上頗嚴重的問題，張籍將此思想和問題，反應於作品中，亦可得知，張籍觀察社會問題的細膩與深入。

肆、結語

綜觀張籍的一生，可謂生活貧困，命運不順，仕途乖蹇，但他的詩作取材廣泛，包羅性亦廣闊。並且能反映當時社會的實況及生民的疾苦，亦能具有時代意義。他繼承詩聖杜甫的社會寫實主義精神，而成為杜甫與元稹、白居易間社會派詩歌的過渡橋樑。他的樂府詩，尤其著名於當時，受到時人及後人的崇拜，在我國詩歌史上，張籍的詩作，是具有相當重要地位和影響力的。

由本文的敘論中，已對張籍的生平及其詩中之愛國觀等，有更進一步的體認。張籍詩中之愛國觀，本論文計分為為歌頌雄偉的戰功、勉勵崇高的志節、見從軍征戰之志節與辛苦、對權貴高官的諷諫與批評、對生民的悲憫和同情、諷喻宮廷皇室的奢靡，批評邊將的擅權與無能、反對求仙、迷信而誤國，歌頌賢相之功德以勵志，關心農民因苛捐，寧願「棄農從商」等問題來探研。亦可知張籍對社會及國事甚為關懷和憂心！

經由本文考察，知張籍的健康狀況、生活環境及經濟能力等，都甚不如意，但他仍能以「俗言俗事」入詩，詩風亦屬清麗婉約，對中唐社會的生民疾苦，描繪得周詳深入，不停的寫作樂府詩，不斷的關心國事，憂憫生民，發現社會問題、關心社會人類，並用詩作、愛心、耐心，來表達心中真摯的情意、不滿和期盼，

⁴⁷ 參見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卷24，宏業書局出版，民國81年4月30日再版，頁1135。

傅慧淑

以期對國家、社會有更多的貢獻，此等觀點和愛心、關心等，亦深深值得後人欽佩和效法！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 | | | |
|-------------|-------------------|-----------------|------------------|
| 《唐才子傳》 | 辛文房 | 中文出版社 | 民國 72 年 |
| 《中國詩歌流變史》 | 李曰剛 | 文津出版社 | 民國 76 年 2 月 |
| 《中國文學發展史》 | 劉大杰 | 古文書局 | 民國 80 年 7 月 |
| 《中國文學發達史》 | 中華書局編輯部 | 中華書局 | 民國 76 年 12 月 |
| 《中國文學史》 | 葉慶炳 | 學生書局 | 民國 76 年 8 月 |
| 《樂府文學史》 | 羅根澤 | 文史哲出版社 | 民國 80 年 1 月 |
| 《唐詩紀事》 | 計有功 | 中華書局 | 民國 70 年 9 月 |
| 《樂府詩集》 | 郭茂倩 | 中華書局 | 民國 76 年 2 月 |
| 《全唐詩》 | 清聖祖敕編 | 復興書局 | 民國 81 年 1 月 |
| 《全唐文及拾遺》 | 清董誥奉敕編 | 大化書局 | 民國 76 年 3 月 |
| 《詩比興箋》 | 陳沆 | 廣文書局 | 民國 59 年 10 月 |
| 《全唐詩外編》 | 王重民、孫望等輯錄 | 木鐸出版社 | 民國 72 年 6 月 |
| 《唐代戰爭詩研究》 | 洪讚 | 文史哲出版社 | 民國 76 年 10 月 |
| 《唐詩集解》 | 許文雨 | 正中書局 | 民國 66 年 12 月 |
| 《唐詩別裁集》上、下冊 | 沈德潛 | 廣文書局 | 民國 59 年 1 月 |
| 《樂府詩集》 | 郭茂倩 | 臺灣中華書局 | 民國 76 年 2 月臺 2 版 |
| 《唐詩選》上、下冊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
研究所編 |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出版 | 1978 年 4 月 |
| 《愛國詩詞選》 | 袁宙宗 | 商務印書館 | 民國 75 年 12 月 |
| 《愛國詩詞選粹》 | 朱子赤 | 文史哲出版社 | 民國 77 年 1 月 |
| 《愛國詩牆》 | 黃永武 | 尚友出版社 | 民國 70 年 12 月 |
| 《愛國詩選》 | 杜學如 | 華岡出版部 | 民國 42 年 |
| 《中國歷代愛國詩選註》 | 王素靜選註 | 大行出版社 | 民國 85 年 12 月 |
| 《唐詩概論》 | 蘇雪林 | 商務印書館 | 民國 77 年 4 月 |
| 《新譯唐詩三百首》 | 邱燮友 | 三民書局 | 民國 79 年 8 月 |
| 《唐詩三百首鑑賞》 | 黃永武、劉正浩 | 尚友出版社 | 民國 70 年 |
| 《唐詩三百首鑑賞》 | 黃永武、張高評 | 尚友出版社 | 民國 72 年 |
| 《唐詩三百首詳析》 | 喻守真 | 中華書局 | 民國 84 年 12 月 |

《詩心與國魂》	李瑞騰	漢光文化事業公司	民國 74 年 4 月
《中唐樂府詩研究》	張修蓉	文津出版社	民國 74 年 10 月
《張籍研究》	紀作亮	合肥：黃山書社	1986 年 7 月
《唐代詩文六家年譜》	羅聯添	台北：學海出版社	民國 75 年 7 月
《張籍集注》	李冬生	合肥：黃山書社	1989 年 12 月
《張籍詩集校註》	李建崑	華泰文化事業公司	民國 90 年 8 月
《唐代詩人列傳》	馮作民	星光出版社	民國 69 年 2 月
《全唐詩典故辭典》	范之麟、吳庚舜	湖北辭書出版社	1989 年
《唐詩鑒賞辭典》	蕭滌非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8 年
《歷代詩評註》	黃振民	大中國圖書公司	民國 83 年 1 月
《歷代詩話》	何文煥	藝文印書館	民國 80 年 9 月
《續歷代詩話》	丁仲祐	藝文印書館	民國 72 年 6 月

二、論文

(一) 學位論文

《張籍、王建社會詩研究》	金卿東	臺大碩士論文	民國 79 年 6 月
《張籍及其樂府詩研究》	巫淑寧	中興大學碩士論文	民國 86 年 6 月
《張籍樂府詩研究》	陳秀文	臺大碩士論文	民國 88 年 6 月
《中晚唐詩研究》	馬楊萬運	臺大碩士論文	民國 63 年 6 月
《中唐樂府詩研究》	張修蓉	政大碩士論文	民國 70 年 6 月
《唐代樂府詩之研究》	張國相	東海碩士論文	民國 69 年 6 月
《元和詩人研究》	呂正惠	東吳博士論文	民國 72 年 6 月

(二) 期刊論文

〈略談張籍及其樂府詩〉	華忱之	《文學遺產增刊》	1958 年
		第七輯	
〈張籍及其樂府詩〉	楊長慧	《大陸雜誌》	
		第二十八卷第十一期	
〈中國詩中的寫實精神〉	黃景進	《中國詩歌研究》	民國 74 年 6 月
		(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論張籍的樂府詩〉	蕭文苑	《遼寧師院學報》	1980 年
		第 4 期	

張籍詩中愛國觀之探研

(投稿日期：96年10月1日；採用日期：96年11月21日)